

譯舒望戴·著爾萊特波

惡之華

編主覽以劉
三之書叢藝文正懷

劉以鬯主編
懷正文藝叢書之三

惡之華掇英

波特萊爾著
戴望舒譯

· 懷正文化社 ·

劉以鬯主編 懷正文藝叢書之三

惡之華掇英

波特萊爾著

戴望舒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劉同行人
發行

懷正文化社
發行所

上海江蘇路九十九號A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每冊實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初版

目次

I	
波特萊爾的位置（梵樂希）	一
信天翁	二九
高舉	三三

應和	三
人和海	三七
美	四〇
異國的芬芳	四二
贈你這幾行詩	四四
黃昏的和諧	四六
邀旅	四九
秋歌	五二
梟鳥	五六
音樂	六〇

III

快樂的死者·····	六二
裂鐘·····	六四
煩悶(一)·····	六六
煩悶(二)·····	六九
風景·····	七二
盲人們·····	七六
我沒有忘記·····	七八
那赤心的女僕·····	八〇
亞伯和該隱·····	八三
窮人們的死亡·····	八九

入定	九一
聲音	九三
譯者後記	九七

波特萊爾的位置

梵樂希

波特萊爾是到了光榮的頂點。

這本還不到三百頁的小書惡之華，在文士的評價中，是和那些最著名和最廣闊的作品等量齊觀的。牠被翻譯成大部份的歐洲語言：這是一個我要來談一談的事實，因為我相信，在法國文學史上，這是前無古人的。

一般說來，法國的詩人總是很少爲國外所認識，所欣賞。人們比較容易承認我們的散文的長處，但是我們的詩的能力，人們認可的時候可就吝嗇而免強了。那從十七世紀以來在我們的語文中支配着的秩序和正確性，我們的特殊的抑揚，我們的嚴格的格律，我們的對於簡單和直截明瞭的好尚，我們的對於誇大和貽笑的擔心，一種在表

1

隱憂中的顧慮，以及我們的氣質的抽象傾向，這些都給我們造成了一種和他國頗不相

同，又往往爲他國所不能捉摸的詩。在外國人看來，拉封丹（La Fontaine）是索然無味。拉辛（Racine）對於他們是不可接近的。他的和諧是太微妙了，他的圖構是太純粹了，他的辭句是太優雅而太濃淡有致了，以致那些對於我國的語言沒有一種親切而根本的認識的人們，是不能感領的。

就是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也祇由於他的小說而傳播到法國之外去。

但是，有了波特萊爾，法國的詩歌終於走出了國境。牠使全世界的人都讀牠；牠使人不得不視之爲現代性的詩歌本身；牠產生模倣，牠使許多心靈豐饒。像史溫彭（Swinburne）、加勒列萊·達農丘（Gabriele D'Annunzio）、斯代方·葛奧爾格（Stefan George）等人那樣，都卓絕地證實了波特萊爾在國外的響影。

所以我可以說，在我國的詩人們之間，比波特萊爾更偉大以及稟賦更高的詩人們固然是有的，可是比他更重要的，却絕對沒有。

這種奇特的重要性是在於何處呢？像波特萊爾那樣的一個那麼特殊，那麼和常人

遠離的人，怎樣能醞釀成一個那麼廣闊的運動呢？

這種身後之大爲人愛寵，這種精神的繁殖力，這種達到了最高點的光榮，應該不僅依繫於他作爲詩人的固有價值，而且還依繫於一些例外的狀況。這些例外狀況之一，便是那和詩的效能結合在一起的批判的智力。波特萊爾從這罕有的結合中得到一個主要的發現。他是生來富於官感而明確的；他是富於敏感的，而這敏感的要求便導領他去作形式的最精妙的探討；但是，如果他並沒有由於心靈的好奇，無愧於在愛德加·坡（Edgar Poe）的作品中發現一個新的精神世界的機會，那麼這些天賦無疑祇會使他成爲戈諦艾（Gautier）的一個敵手，或是巴拿斯派的一個高手藝術家而已。明銳的魔鬼，分析的精靈，論理與想像，神祕性與籌算的最新鮮最迷人的配合的發明者，深鑽並利用藝術的一切方法的文學技師，他覺得這都在愛德加·坡身上顯現出來，而使他驚異。這樣許多的獨特的見解和異常的預期都使他迷醉。他的才能因而變形了，

他的定命因而燦然改變了。

我等一下要再來說說這兩個心靈的幻異的接觸所生的效果。

但是現在，我應該考察一下波特萊爾之薰陶的第二個可注意的狀況。

在他達到成人的年齡的時候，浪漫主義正是在全盛期；一代的才華佔領着文學的王國：拉馬丁（Lamartine），雨果，繆賽（Musset），維尼（Vigny），就是當時的諸大師。

讓我們置身於一個在一八四〇年達到了寫作年齡的青年的地位吧。他是受着那些他的本能所橫強地命令他廢棄的人們的滋育。然而他們所誘導，滋養，他們的榮譽所激起，他們的作品所決定的他的文學生存，却必然地繫附於這些人的否定，推翻，代替——在他看來，這些人似乎塞滿了名譽的整個空間，而且一個人使他絕了形式的世界的路；另一個人使他絕了感情的世界的路；另一個人使他絕了畫境的路；另一個人使他絕了深度的路。

問題是在於要在這爲偶然所例外地聚於一代，又都是才思流溢的大詩人們全體之中，竭盡能力把自己顯揚出來。

波特萊爾的命題因此可能——因此應該——這樣地提出的：「做一個大詩人，却不是做拉馬丁，也不是做雨果，也不是做繆賽。」我並不說這個決心是有意識的，但是牠却必然存在於波特萊爾的心裏，——而且甚至本質地是波特萊爾。這是他的「國是」。在那也是驕傲的領域的創造的領域之中，那顯揚自己的必要是和生存本身不能分開的。波特萊爾在他的惡之華的計劃的序言中寫着：『大名鼎鼎的詩人們長久以來分配着詩的領域的最華彩的省份，……因此我要做些別的事……』

總之，由於他的心靈狀態以及種種論據，他便勢必至於，便逼不得已，日益明顯地去反對人們稱爲「浪漫主義」的系統，或無系統。

我並不要來給這個名詞下定義。如果要作這種嘗試，就非得失去任何嚴格的情緒不可吧。這裏，我祇從事於把當我們的詩人和他的時代的文學對照的時候，那在「初

生狀態」中的他的最可能的反應和直覺恢復原狀。波特萊爾所受到的某一種印象，是我們可以，而且是相當容易，重新組織起來的。的確，靠了時間的順序和文學事件的後來的發展，——甚至還靠了波特萊爾，和他的作品以及這作品的幸運——我們擁有一種簡單而穩當方法，來約略確定我們的必然空泛，有時是接受來，有時是完全專斷的，對於浪漫主義的觀念。這方法是在於觀察那承繼浪漫主義的東西，即來加以以改變，加之以矯正和反駁，而終於取而代之的東西。祇要考察一下那些在牠之後產生，反對牠的那些運動和作品就是了，因為這些都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是牠的本來面目的確切的答案。這樣觀察之下的浪漫主義，因此就是自然主義所反擊，巴拿斯派所羣起而攻的東西；而這也正就是決定了波特萊爾的特殊態度的東西。牠就是那差不多同時惹起完美的意志來反對自己的東西，——「為藝術而藝術」的神祕主義，——萬物底觀察和無個性的固定的要求；總而言之，一種更堅固的質地和一種更精巧更純粹的形式願望。關於那些浪漫主義作家，除了他們的後繼者們的綱領和傾向之

總體以外，什麼都不能給我們更清楚的指示了。

也許浪漫主義的缺點祇是那和自信的不可分離的過份吧？……新奇的青春時期是誇大的。智慧，籌算，以及總之一句說，完美，是祇在精力之節省的時期纔顯現出來的。

不論如何，精密的紀元是在波特萊爾的青年時代光景開始的。戈諦艾已經對於形式的條件的鬆懈，語言的貧乏或不確當加以抗議和反對了。不久，聖特·勃夫 (Sainte Beuve)，弗羅倍爾 (Flaubert)，勒龔特·德·李爾 (Leconte de Lisle) 的各方面的努力都將起來反對熱情的輕易，作風的無恆，愚蠢和古怪的泛溢……巴拿斯派和寫實主義者都將同意在表面的強度，豐富，辭鋒上有所損失，因為他們在深刻，真實，技術和智力的品質上已有所獲得了。

我要總括地說，這種種不同的『派別』之代替了浪漫主義，是可以作為熟思的行為之代替了自生的行為觀之的。

一般地說來，浪漫派的作品是不大經得起一個苛刻而精練的讀者底緩慢而處處有抵抗的閱讀的。

波特萊爾就是這種讀者。波特萊爾有着最大的利害關係，——一種存亡的利害關係，——來察出，證實并過份重視，那他在他的最偉大的人物的作品和本身之中貼近地觀察到的，浪漫主義的弱點和缺陷。他那時可能心裏想：浪漫主義已到了牠的全盛期，因此牠是要死的；他那時可能用了達萊朗 (Talleyrand) 和麥代爾尼赫 (Metternich) 在一八〇七年左右用以奇異地注視那世界的主宰的目光，來觀察當時的神和半神……

波特萊爾注視着維克多·雨果；推測他對於雨果的思想並不是不可能的事。雨果統治着；由於一種無限地更有力更精確的質地，他佔了拉馬丁的上風。他的字眼廣大的記錄，他的韻律的繁複，他的意象的充溢，壓倒了一切敵手的詩。但是他的作品有時却遷就俗流，迷失在預言式的宏詞和無窮盡的呼喚聲中。他向羣衆作媚態，他和上

帝對話。他的哲學的簡單，種種發揮的不向稱和不統一，瑣節的神奇和藉詞的脆弱，以及整體的無定見之間的常有的對照，還有那能使一個年輕而不留情的觀察者感到不舒服，因而使他得到教益而指點出他將來個人藝術的路的一切，波特萊爾大概都會將牠們記在心頭，並且從雨果的奇才所使他不得不發生的景仰中，分辨出他作品中的駁雜，輕率，可議之處，——這就是說，一位那麼偉大的藝術家所容人採擷的，生存的可能性 and 光榮的機會。

如果我們放一點惡意和些微過度的智巧進去，那麼便太誘人去把維克多·雨果的詩和波特萊爾的詩作一個對比，存心要表彰出後者的確是前者的補足。我不想多說下去。我們已足夠看出，波特萊爾曾經探索過維克多·雨果所未曾做到的；看出他避開維克多·雨果所獨擅勝場的一切效果；看出他又回到一種較不自由而又小心地遠離開散文的格律；看出他追求着而且又差不多總追上那廣續不斷的魅力的產生，那就是某幾首詩的難以估價而又好像是超絕的品質，——但是在維克多·雨果的浩漫的作品

中，這種品質是很少碰得到的，而所碰到的少數也是難得純粹的。

再說，波特萊爾沒有認識，或僅認識一點點，最後的雨果，那絕端的錯誤和無上的美麗的雨果。世紀的傳說是在惡之華出版之後兩年出版的。至於雨果後來的作品，那是在波特萊爾死後長久纔出版的。我認爲這些後來的作品，有着一種比雨果一切其餘的詩高到萬倍的技術上的重要性。這裏不是適宜的地方，而我也沒有時間，來發揮這個意見。我祇要略略說一段可能的枝節吧。在維克多·雨果身上，那使我吃驚的便是一種無可倫比的生命力。生命力，那就是說配合在一起的長命和工作能力；爲工作能力所乘的長命。在六十餘年之中，這個異乎尋常的人每天從五時工作到中午！他不斷地激起語言的配合，要牠們，等牠們，聽牠們回答他。他寫了十萬或是二十萬行詩句，而從這無間斷的練習得到了一種奇特的思想方式——這奇特的思想方式是那些膚淺的批評家所勉強地加以判斷的。可是，在這長長的生涯之中，雨果努力不倦地在他的藝術中完成自己而堅強自己；無疑地，他愈來愈在選擇上犯毛病，愈來愈失去